

美麗的活焰

十字若望生命的最後見證

加爾默羅聖衣會修女¹

本文娓娓道出十字若望生命最後數年的生活見證，並探究其間他所完成《愛的活焰》一書的靈修深度。簡言之，《愛的活焰》一方面展現了十字若望生命的自然流露，是他充滿愛的靈魂的自我剖白；另一方面，也道盡了他論及靈修旅途的全部教導，以及神人結合的最高境界。

前言

《愛的活焰》（以下簡稱《活焰》）是一本小巧優美的作品，和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（以下簡稱《攀登》）形成強烈又鮮明的對比。《攀登》太冗長、講理……讓人覺得很難看懂，往往望之怯步；《活焰》則是精簡靈巧，愛與美的情感洋溢，甚至可以說是愛

¹ 本文由加爾默羅聖衣會台灣芎林隱院的修女執筆。主要參考資料來自 Kieran Kavanaugh, OCD, *God Speaks in the Night: The Life, Times, and Teaching of St. John of the Cross* (Washington D.C.: ICS, 1991)。同時也參：Crisogono De Jesus, *The Life of St. John of the Cross*, trans. by Kathleen Pond (H&B, New York, 1958)；E. Allison Peers, *Handbook to the Life and Times of St. Teresa and St. John of the Cross* (London: Burns Oates, 1954)；Marcelle Auclair, *Saint Teresa of Ávila*, trans. by Kathleen Pond (New York: Pantheon, 1953)。

的爆裂，籠罩在神魂超拔的氛圍中，太深入了，竟然也讓人感到看不懂，或無法置信。

兩部著作中，聖十字若望同樣走極端：《攀登》徹底剖析主主動的淨化，列出所有可能的神秘經驗模式，幫我們化解神秘經驗上可能的疑慮，指出正確的修行之道；《活焰》則道盡人世間最高的結合境界，聖人盡情暢述天主聖三的愛，無論情況如何，祂就是愛我們、迷戀我們、決意拯救我們，「這個愛的燒灼，對所觸及的靈魂，或是曾被悲慘的處境和罪惡創傷，或是健康，都會立刻留下愛的傷口」（活焰2·7），致使靈魂「在此熱愛中，她的愛變得這麼的精純，彷彿有愛火的海洋在她內，遠達天涯地角，全都充滿著愛。因此，靈魂覺得整個宇宙是一個愛的海洋，她已進入海洋中，無法眺望這個愛的界線，如我們說的，她覺察在自己內愛的活點和中心」（活焰2·10），在此結合的崇高境界，聖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也可說，這是一部「頌揚聖神」的作品。

爲了對本書有更深入和具體的認識，我們要講述一些聖十字若望生命的史實、聖人的親身經歷，他的故事會幫助我們透視此書的不朽價值，我們會明白，這本書不只是一些美麗的想法和觀念，更是他生命故事的最後見證。

一、流放異地（1578~1581）

（一）想念故鄉

話說1578年8月15日，聖十字若望奇蹟般逃出托利多牢

房，爲了他的安全及療傷，不久即被護送南下至安大路西亞。時間過得很快，兩三年一晃就過去。因國王菲理伯二世的介入，1580年6月22日，教宗國瑞十三世簽署了一份詔書，批准赤足加爾默羅會爲獨立會省，脫離非赤足修會的管轄²。次年3月3~16日，赤足會士在亞爾加拉（Alcalá）召開大會，選舉省會長及參議，同時起草修會會憲。國王下令一定要大事慶祝，所有的費用由他買單。

若望參加此次的大會，三年前避難似地南下，如今首次返回他熟悉的卡斯提，他對故鄉的思念是可以理解的。那年南下之前，匆匆離去，毫無機會和他的母親、哥哥道別。此時此刻，重返北部時，母親已在之前的一年因流行病而逝世。此外，他在南方的任職是出自1578年10月召開的奧默多瓦會議，而這個會議基本上並不合法，沒有得到教廷大使的批准。然而，現在這次大會的選舉，他被選爲第三參議，同時任命他擔任殉道山（Los Mártires）修院的院長。若望請求大德蘭幫忙，大德蘭立刻回應他的請求。大會一結束，馬上寫給剛剛當選的省會長古嵐清神父：

「我忘了向您請求一個復活節的禮物，願天主保佑，您會恩准我的這個請求。當我安慰十字若望會士，關於他久留安大路西亞的難過心情時，我告訴過他，如果天主賜

² 此時修會不受非赤足管轄，可以成立會省，但仍不是正式的修會，所以選出來的會長，稱爲省會長。1593年12月20日，教宗克來孟八世頒佈詔書，赤足加爾默羅修會才正式得到教會的認可。

給我們成立會省，我會設法讓他回到這裡。現在他提醒我這個許諾，而且擔心要選他負責培亞城。他寫信給我：「想請求您不要批准這個推選。如果是在您的權限之下，理當恩准他的願望，因為他受了相當多的痛苦。」（1585年3月24日）

這個求情沒有得到應允，古嵐清神父仍然把若望留在南方，他顯然沒有聖女大德蘭的慧眼，透視若望是什麼樣的寶貝，如果他從一開始把若望留在身邊，邀請他共同管理修會，整個修會的歷史必將改寫。

1585年，在里斯本召開大會，古嵐清神父推薦了多利亞神父繼任他的省會長職，並且獲選，他為此沾沾自喜時，聖十字若望說了一句預言：這位他所推薦的人，有一天會剝下他的會衣。事實果然如此，不出幾年，多利亞當了省會長，很快就將古嵐清神父逐出修會。這是一段令人痛心的史實。言歸正傳，若望知道返鄉無望，他的鄉愁與痛苦是很深的。四個月後，他寫信給一位卡斯提的修女，信上這麼說：

「我的女兒加大利納，願耶穌在你的靈魂內！雖然我不知道妳在哪裡，我願寫幾句話給妳，相信我們的（德蘭）姆姆會把信送去給妳，如果妳沒有和她在一起。如果是這樣（妳沒有和她在一起），要很有安慰地這麼想：妳不像下到此地的我，這麼地被拋棄和孤單。經過鯨魚把我吞下去，又吐到這個異地的港口，我一直不堪再見到她（即德蘭姆姆）

和那裡的聖人們³。天主做得很好，因為，畢竟，被拋棄是一把鋸刀，忍受黑暗引領人達到大光明，願天主保佑，我們不要行走在黑暗中。」（1581年7月6日）

（二）最後一次會晤聖女大德蘭

1581年大會結束後，安大略西亞的省會長狄耶各神父（Diego de la Trinidad）決定要在革拉納達創建女隱修院，貝雅斯隱院的安納姆姆協助此一建院，最後協商的結果，是請十字若望親自動身前往亞味拉，邀請德蘭姆姆來此建院，同時，他也能和古嵐清神父討論建院的事宜。於是省會長神父寫了這道命令：

「我命令會士十字若望神父，培亞城聖巴西略學院院長，因服從前去亞味拉，邀請我們最可敬的會母德蘭·耶穌姆姆，赤足會的創會者，現任亞味拉聖若瑟隱院的院長帶她來創立革拉納達隱修院，要準備應有的舒適和照顧，為她個人及年齡的需要，並帶回為此新隱院所需的其他修女。寫於1581年11月13日星期一。」

幾天後，若望帶了一位同伴，從貝雅斯出發，身上帶著安納院長給古嵐清神父和德蘭姆姆的信。當然，他也帶足了坐騎和旅途的錢，希望回程時把會母和來創院的修女帶回。我們可以想見若望的心情，他多麼高興能和大德蘭重逢。11月28日，他抵達亞味拉；傍晚時，和德蘭姆姆在聖若瑟隱修院的小談話

³ 指那些有聖德的修女們，這是若望的幽默說法。為使上下文更清楚，筆者加上括號內的字。

室會面。

會談之前，首先把訊息傳達給古嵐清神父，他並沒許可德蘭姆姆和若望一起去革拉納達，而是要德蘭姆姆決定創院修女的名單：兩位來自亞味拉，兩位來自塞維亞（Sevilla），四位來自貝雅斯，由安納姆姆擔任創院院長。德蘭姆姆不能親自去革拉納達，因她必須去布格斯（Burgos），這座隱修院已經開始在創立的階段。

這次的會談，沒有留下什麼詳情資料，只有德蘭姆姆的一句敘述：「這個傍晚，我和一位本會的神父在一起，我是這麼喜悅」。我們知道，四年前若望遇難之後，這是他們首次會晤，事實上，也是他們在世上的最後一次會面。次日，11月29日，若望帶著兩位亞味拉的修女，揮別德蘭姆姆，這位他在世上深愛的聖女。

（三）創立革拉納達隱修院

12月8日回到貝雅斯，當安納姆姆發現德蘭姆姆無法前來，她非常失望。大德蘭寫來的信中說，她非常希望前來革拉納達，即使只是為了讓安納高興，然而天主有不同的安排，她鼓勵安納姆姆繼續革拉納達的創院，並向安納保證一定會成功。

在貝雅斯停留了一整個月，等待省會長狄耶各神父的消息，他已先去革拉納達求得總主教的授權及購置屋舍。省會長遲遲不回，若望和安納姆姆決定準備好一切，時候一到，可以立即動身。1582年1月13日（六）中午，省會長派來一位使者，

傳話說可以出發了。現在什麼也阻擋不了他們，即使外面下著可怕的暴風雨。

他們備好坐騎，1月15日（一）清晨3點離開貝雅斯，迎向革拉納達。這時有修女七位，加上兩位男會士——十字若望及其同伴伯鐸神父（Pedro de los Ángeles），共九位，熱心無比地出發。

因了前兩天的豪雨，雖然天已放晴，還是滿路泥濘，行路艱難。第一天走走停停，只前行了28哩，留宿托雷貝羅基（Torreperogil），在該地接收了一名女孩作輔理修女，取名為加大利納（Catalina de los Ángeles）。

一路上，走走停停之際，安納姆姆、十字若望和伯鐸，三人談論著不知要如何才能得到總主教的批准，因為他堅持不給許可創立隱修院。正在此時，傳來驚人的響雷聲，安納姆姆形容它真的可怕極了。後來他們得知，正是那一記響雷擊中革拉納達總主教府，非常靠近總主教的臥室，摧毀了府內的圖書館，擊斃了畜舍裡的幾隻騾子，總主教因驚嚇過度而生病。

這事發生於1月18日，次日，他們來到離革拉納達3哩半的阿爾波雷特（Albolote），和省會長狄耶各神父會合。他表示情況真的糟透了，總主教不給許可，答應賣給他們房子的屋主也變了卦。他們很快地審視整個事情，還是決定繼續前進。

兩道門對他們緊閉，然而卻有一道敞開的大門，就是安納夫人（Doña Ana del Mercado y Peñalosa）的宅第。最後一分鐘作了決定後，他們算好時間，在20日清晨3點，這一群人抵達安納夫人的家，受到非常溫暖的歡迎，耶穌安納姆姆回憶當時的情景

寫道：「當我們抵達時，這位高貴的夫人已在街道的門口等候，她站在那裡，以眼淚和熱烈的虔誠迎接我們」。看到安納夫人讓出家中最大的廳堂，佈置成聖堂供她們使用，修女們深受感動，淚水盈眶，不禁唱起 *Laudate Dominum omnes gentes*，讚美天主。

當天一早，安納姆姆親自拜見總主教，告知她們的來到，總主教親切接待，並給予建院的許可。此時總主教仍因驚嚇過度而不適，或許是因為這個意外事故，使他的心軟化下來。一得到准許，立即安排在佈置好的聖堂舉行彌撒。總主教派他的代表來主祭，十字若望會士領唱福音，他的同伴天使伯鐸唱讀經。

安頓好修女們之後，1582年元月底，若望直奔殉道山（Los Mártires）會院，這是他未來六年的所在地。

二、平靜又忙碌的六年（1582~1586）

（一）25歲至40歲

若望25歲晉鐸，返鄉首祭時，第一次會晤聖女大德蘭，接受她的邀請，答應參加改革加爾默羅會。26歲，修畢撒拉曼加大學的全部課程，回到梅地納，開始和德蘭姆姆攜手革新修會。1568年11月28日，在杜魯耶洛（Duruelo），創立赤足加爾默羅男修會的第一座會院。30歲，大德蘭向他求救，召他來降生隱院擔任告解神師，協助她管理近兩百位的非革新隱院的修女。35歲時，遭非赤足會士的劫持，囚禁在托利多的牢房，幾乎喪命。在暗無天日的監禁中，他構思且寫下一首長詩〈靈歌〉。9

個月後，奇蹟般地逃離。不久，36 歲的若望被送到南部安大路西亞，在偏遠的埃加耳瓦略修院擔任院長。在此退隱靜寂的會院，他可以療傷、休養。除了管理會院，他每週一次往返貝雅斯隱修院，聽修女們的神功，幫助她們的靈修，也提供一些勞力的服務。此時，他開始執筆寫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和《靈歌》。

37 歲，他在培亞城創立革新修會的修生學院，於是從埃加耳瓦略轉往培亞城擔任學院院長，一直到 1582 年。1580 年 6 月 22 日，教宗國瑞十三世頒佈詔書，批准赤足加爾默羅修會為獨立的會省，不受非赤足的管轄。次年 3 月 3~16 日，赤足會士在亞爾加拉召開大會，十字若望參加此次的大會，被選為第三參議，也接受任命為殉道山修院的院長。在走向新任職的路上，他意外地創立革拉達納達女隱修院⁴，這雖不是他行程的目的，他仍給予全力的支持。安頓好修女們之後，他立即奔赴殉道山修院。

40 歲的若望，無論從那一方面看，已達到相當的成熟。當年在亞味拉的五年，他留在大德蘭身邊，是個傑出的靈修指導者，大德蘭在他的指導下，達到神婚；而會母德蘭的豐富個性、多元才華，也深深影響了若望。如今 40 歲的若望，面對未來六年的革拉達納達，他的投入是全方位的，我們可以說，這是豐收的六年，一點也不亞於當年在亞味拉的五年，他是個超優質的

⁴ 革拉達納達女隱修院是貝雅斯隱修院的分院，若望走上任職的路上，途經貝雅斯，意外地應邀協助貝雅斯的院長安納姆姆，前往革拉達納達建立分院。

默觀者和使徒。

（二）來到殉道山修院

革拉納達的殉道山修院，鄰近聞名的阿蘭布拉宮（Alhambra），天然的景色怡人。殉道山，原文是 Los Mártires，意思是「諸殉道者」，這個小山丘原本是個俘虜營，許多基督徒在此被摩爾人殺死，因而得到殉道山的名稱。如今這個修院遺址屬於政府，已改建成一座優美的天然花園，成為相當出名的觀光景點，稱為 El Carmen de los Mártires，觀光資訊的中文譯名是「烈士卡門」，它的字意其實是「加爾默羅的殉道山」。

若望抵達修院，受到弟兄們的熱烈歡迎。這是才草創九年的修院，地處偏遠，原本因環境太艱難，修會決定放棄建院時，熱心的政府官員挽留他們，答應只要會士們留下來，無論需要什麼，他們都願意供應。因此，官員從阿蘭布拉宮引水過來，供修院使用，同時送來每天的食品。這是個貧窮和尚未建設的修院，若望沒有浪費半點時間，他聆聽、了解全盤的狀況，由此展開了六年豐收的序幕。

他忠於加爾默羅的生活，負責團體的靈修陶成，建設修院及花園，他也顧及赤足加爾默羅隱修女的靈修，甚至連在俗的教友需要他指導時，他也一視同仁給予幫助。這座偏遠山丘的修院，在他經營之下，開始來了不少尋求靈修指導的人，也湧來捐助的恩人。修院開始招收初學生，若望著手擴建會士的斗室，建造有方形中庭的會院。他的這座會院成為當時赤足加爾

默羅會建造會院的最佳典範。若望修築花園，建築高架式的導水管，這個漂亮的水橋至今存留在那裡。殉道山修院的聲譽蒸蒸日上。

若望管理會士的原則是仁慈寬容，會士們很愛他，甚至認為若望比自己親生的父親更愛他們。有一次，若望不得不處罰一位違規的會士，罰他禁足斗室內，不許出來。然而，這位會士還受罰時，若望面容不悅地對團體說：「我必須按會規給予處罰；可是，怎麼可能團體中沒有一個人，為你們的兄弟來向我求情，請求許可他出來？」

1584年，安大路西亞鬧飢荒，窮人不斷前來求助，若望院長下令，不准守門的弟兄讓人空手而回，無論如何，總要給點充飢的東西。甚至連礙於情面、不敢公開求援的人，若望也設法暗中幫助他們。

（三）一則軼事

1585年，若望參加里士本召開的大會，有一件軼事值得我們在此敘述。

停留里斯本期間，若望喜歡帶著聖經到海邊散步，單獨地面對浩瀚無垠的大西洋。有一天，不期然地遇到一位會議的神父，他力邀若望與他同行，去看一位道明會的瑪利亞修女（Sr. Maria de la Visitación），因為她身上帶有五傷，還有各種奇特的現象。若望心裡有數，回答這位神父說：「離開這裡嗎？為什麼我要去看一個騙子……你會看到我們的主將如何使它暴露出

來」。這神父去看那位五傷的修女，若望還是手握聖經，獨自徘徊海邊。

事實上，所有來開會的神父都勸他，甚至有位性急的神父竟然對若望說：「她的精神與你不同，就是這樣，你才不要去看她」。大家陸續地去看那位修女，甚至帶回許多的「聖髒」，沾沾自喜，並且一再堅持要若望也去看看她，若望毫不動容。直到離開里斯本，他完全沒有踏進那座道明會院。

回安大路西亞的路上，陪他同行的會士巴托羅梅神父（P. Bartolomé de San Basilio）也收集了些「聖髒」帶回，獲悉此事的若望要他全部丟掉。當他回到殉道山修院時，會士們急忙來打聽那位五傷的修女，而且還向他索取「聖髒」。若望回答：「我沒去看她，也不想去看她，因為如果我以為看那樣的事物，會增加一丁點的信德，那麼我的信德就是處在可悲的情況中」。不久，這個騙局被宗教法庭揭穿，並公諸於世。

（四）使徒與作家

在殉道山修院期間，也就是在革拉納達的六年，管理修院、擴建修院、靈修指導、救濟窮人，若望是個隨時待命、完全付出的使徒。最後三年（1585~1587），若望多了一項職務，成了安大路西亞的省會長；這個行政任務使他成為馬不停蹄的旅行者，到處視察修院，並指導隱院修女，這期間，計算他的行程，平均每日得步行或騎驢 15 公里。我們很容易想像一位默觀者如同山中的隱士；但在十字若望的一生中，他的奔波勞碌卻是非

常的具體又明顯。

再者，他也是一位優質的作家。有人說，革拉納達是十字若望的書桌，的確沒錯！忙碌的使徒服事中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，他在此完成了幾部不朽的靈修著作。來到殉道山修院後，繼續他的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和《靈歌》，同時開始寫《黑夜》。大約在 1585 年 5 月至 1587 年 4 月之間，在繁忙的使徒工作中，他以十五天的時間完成《愛的活焰》第一版本。《活焰》是在如此的生命背景中完成的。十字若望對主的愛，在他生命的時時刻刻流露無遺。第二版本的修訂是在 1591 年，他逝世前的數月。為深入了解他的心境，接下來敘述 1588~1591 的史實。

三、生命末刻（1588~1591）

（一）塞谷維亞

1588 年 6 月馬德里召開大會，若望被選為第一參議，同時擔任塞谷維亞修院院長。他終於從南方安大路西亞回到卡斯提，46 歲的他，再度接下另一個重負。塞谷維亞修院是之前兩年才開始籌建的，和殉道山修院一樣，處於草創的階段，他必須處理房地產的問題，並擴建修院。當時，塞谷維亞是一個名城重鎮，居住此修院的成員，除了修院團體，還有初學生、讀書的修生，及管理全修會的行政團隊。若望是這四組人員的院長，他和諧地管理整座修院。

來到塞谷維亞，若望停止寫作，也沒有旅行，他完全投入這個大型又複雜的修院。此時的修會開始出現內部衝突，主要

來自會長多利亞神父和古嵐清神父之間的對立，多利亞採取排擠古嵐清和報復修女們的立場。1591年6月馬德里召開大會，十字若望仗義執言，反對多利亞的決策，結果導致他失去總會參議及所有的任職，甚至決定派他帶領11位會士前往墨西哥。6月25日，簽署了文件，由若望帶隊遠征墨西哥。雖說是若望自己樂意去的，事實上，大家心中有數，這是一種變相的排擠，刻意流放他到遠方。

多利亞很快改變心意，與其流放，不如留他完成塞谷維亞的建設工程。十字若望堅決辭謝，表示他願暫時退隱南方的培紐耶納，待找到了11位志願去墨西哥的神父後，便啓程離去。其實，若望向來反對選舉時的連選連任，從制定會憲開始，他就提出這點，但從來沒有得到重視和回應。

離開馬德里之前，有一天，會士們飯後散心，大家談些靈修的話題，十字若望開始說話，所有的人都被吸引。這時，有位會士名叫狄耶各·尹凡哲立斯大（Diego Evangelista），是剛剛當選上任的參議，就是說，所有的參議全都留任，只有若望的位置由這位年僅31歲的會士取代，他蔑視地告訴若望住口。若望以一種天上的寧靜，停止說話，且以一種超然的精神，彷彿沒有聽見什麼反對他的話，沒有說半句話回答他。正是這位31歲的狄耶各，冷酷無情地迫害若望，直到若望過世還不罷休。他到處搜察資料，要證明若望和修女們的不良關係，力圖把他驅出修會。

（二）培紐耶納與烏貝達

1591年8月10日，若望來到了偏遠的培紐耶納（La Penuela）修院。49歲的若望，此時內心的痛苦是不可言喻的。35歲時，因老、新修會的衝突，被關了九個月，受盡身體和心靈的折磨。如今，古嵐清和多利亞兩位前後任的修會領導者因理念及方向互異，互不相容，修會內部因而互相衝突和分裂。若望再度首當其衝，古嵐清雖然有不對的地方，但若望無法接受多利亞對他無情的排擠和報復，為此，爲了保護古嵐清，若望得罪了所有與會的神父。這真的是十字若望靈魂的高貴之處，因我們知道，當古嵐清位居修會的領導者時，根本不把十字若望放在眼裡，若望不但不追究，反而在這樣的情況下表明自己的立場。

鉛華洗盡，無官一身輕的若望，在孤寂的培紐耶納，想起自從25歲認識大德蘭、26歲加入革新修會，他賣命地爲建立修會，完全投入，如今一夕之間，不只被貶，甚至被一位31歲的會士刻意抹黑，他的痛苦是心理和情緒的煎熬。他能說什麼？是的，他能說出更感人的話，就是在此時此刻，他修訂且完成了《活焰》第二版本。這本極美的書，是他生命的最後見證。他不但肯定第一版本所說的，還更明確地強調一些重點，即使遭受如此的心靈煎熬，這不會亞於當年托利多牢房的痛苦，他仍然堅持天主無限溫柔的愛，仍然忠於他深愛的加爾默羅會，我們可以說，這本書的字字句句是真實的見證，而且是他生命的最後見證。

(三) 火災與兔子

若望停留在培紐耶納時，發生了一場可怕的火災。克利斯多帕（Cristóbal de Santa María）不小心使莊園著火，他雖使盡全力滅火，但終歸無效，於是搖鈴警告大家，眾人應聲而來，火勢已大到無法抑制。有人請求院長先把聖體領完，若望反對說：「不必這樣，這是不妥當的；再說，我們需要榮福聖體的助佑和保護！信賴上主的慈悲，這火不會給我們任何傷害」。

接著，若望開始分派工作，有的去聖堂，在聖體前祈禱；有的把火導向相反的方向，以免燒及修院。若望走到外面，跪在葡萄樹籬和一些乾木柴的旁邊祈禱。火勢靠近，火焰甚至越過他的頭頂，若望依然靜止不動，繼續和天主談話。說也奇怪，這火好像服從更高的命令，退了回去，火也滅了。

肇事的修士嚇死了，院長慌張失措，並且說，他一定要處罰克利斯多帕修士。若望根本不知道院長說了這話，但在看到這位肇事的修士這麼疲憊時，他說：「院長神父，好好安慰克利斯多帕修士，要宰一隻雞，煮好給他吃，因為他需要，他已經精疲力竭，又愁苦不堪」。

院長命令修士把聖堂的門打開，好使堂內的煙消散，門一打開，有一隻兔子衝出來，跑到花園，若望正和會士們在談話，這隻兔子立刻鑽到若望的膝上，其他的會士擰著兔子的耳朵，把他抓出來，兩次鬆手後，這隻兔子又立刻鑽到若望的聖衣底下。培紐耶納現在的名稱是卡羅利納（Carolina），在其廣場上有一尊態像，聖十字若望微蹲雙手抱著兔子，就是紀念此一事蹟。

當時的修院，後來蓋了一座聖堂，特別紀念 1591 年 8 月 10 日至 9 月 28 日期間，十字若望死前三個月的在此居留。

不久，若望因低燒不退，腿部發炎而離開培紐耶納，前往烏貝達就醫，並於 12 月 14 日逝世於此⁵。次年，1592 年 2 月 17 日，古嵐清神父被逐出修會。1593 年 12 月 20 日，赤足加爾默羅會終於得到教宗的批准，得以成為獨立的修會，教宗指定多利亞為臨時的代理總會長。1594 年 4 月，多利亞病死於前往馬德里選舉總會長大會的途中。5 月 23 日，總會議選出厄里亞·聖瑪定 (Elias de San Martin) 為總會長。他是一位溫和的人，當十字若望告別馬德里，到培紐耶納的途中，曾在托利多修院和厄里亞神父長談，得到很深的安慰。厄里亞神父成為修會首任的總會長，他使修會的發展納入正軌。至於那位迫害十字若望的狄耶各·尹凡哲立斯大，在同年 6 月初病逝，年僅 34 歲。

四、安納夫人

《愛的活焰》從一開始，若望便聲明「本書是詩節的註解，談論非常親密與純全的結合，及靈魂在天主內的神化，因培納羅撒·安納夫人 (Doña Ana de Peñalosa) 的請求而作此論述，這些詩節也是為她撰寫的」；並在緊接下來的〈序言〉中，第一句話就是稱呼她為「非常高貴與虔誠的夫人」。為此，我們一定要向

⁵ 關於聖十字若望的逝世及其他的生命故事，請參閱〈聖十字若望純愛一生與教導〉《攀登加爾默羅山》(台北：星火文化，2012)，350~352 頁。

讀者詳細介紹安納夫人，否則這部分的史實和軼事會顯得很不完整。

（一）慷慨的恩人

安納夫人出生於高貴的梅爾卡多（Mercado）家族，生長在塞谷維亞，嫁給培納羅撒家族的若望·古耶巴拉（Juan de Guevara of the Peñalosa）。1579年，先生過世，留下一個7歲的女兒——瑪利安納（Mariana）；不久女兒也過世，悲傷又孤單的安納夫人離開塞谷維亞，前往革拉納達，靠近她的兄弟路易斯（Don Luis del Mercado），他是城中最高法院的法官。

1582年元月20日，當加爾默羅會修女到革拉納達創院，遭到困難，當地的屋主允諾將房屋給她們作為修院，卻在最後一刻加以拒絕。此時，正是安納夫人欣然讓出宅院的大半，歡迎修女們的來到。修女們在她家裡住了七個月，她供應一切所需，為使修女有足夠的空間，她只留守在一個小小的角落。

她的慷慨和良善很快地得到豐盈的回報，因為在這群人當中，她結識了兩位傑出的會士，一是聖十字若望，另一是耶穌安納姆姆。安納夫人開始尋求若望的靈修指導，若望對她的要求極高，不只幫助她跨出悲傷的心情，也指導她邁向與主結合。

安納夫人的先生過世時，留給她一大筆遺產，希望她在塞谷維亞，即他們的出生地，以家族的名義建立一座醫院或隱修院。安納夫人和住在革拉納達的兄弟路易斯商量此事，他們一再地考慮這事，拖延了幾年。當他們達到決定要執行時，若望

已經成了這家人的好朋友。安納夫人徵詢神師若望的意見，若望建議在塞谷維亞建立一座赤足加爾默羅男會院。這個提議得到安納夫人及她的兩位兄弟的同意。

(二) 塞谷維亞的建院恩人

1586 年春，卡斯提的省會長國瑞神父（Gregorio Nazianceno），帶著兩位會士到塞谷維亞找土地，他們找到郊外一個廢棄的修院，買了下來，由安納夫人付款購置，稍加修整後，1586 年 7 月 12 日正式成立。1588~91 年，若望擔任塞谷維亞院長，這座修院可以說是由他創立、重建和擴建的。最重要的，是安納夫人的慷慨奉獻，資助購買土地、建造修院及會士的所需。

安納夫人爲了就近觀看修院工程的進度，也爲了能有機會接受神師的指導，離開革拉納達，回到塞谷維亞。更有甚者，她既不住馬德里和塞谷維亞的豪宅，索性住到修院附近，她在修院⁶正門對面，隔著一道河流處買了一棟房子，帶著她的侄女和隨從住了下來。安納夫人深深地渴望，將來有一天，她會埋葬在此聖堂，當然，他的先生也會和她在一起，這裡是她永久的安息之處。而且出於對十字若望的感激和尊敬，她和她的兄弟路易斯得到會長神父及其參議的許可，將來無論「我們敬愛的神父（十字若望）死在哪裡，他珍貴的遺體都必須遺靈回到此（塞谷維亞）修院，在此受恭敬」。

⁶ 這裡是指所購買的廢棄修院的正門，不是若望重新要擴建的修院。

（三）忠誠的朋友

若望逝世後，安納活到 1608 年，就是之後的十七年，她繼續幫助修院和聖堂的建造。不過，她和團體之間免不了有些磨擦。比如，她希望在修院的各處標示梅爾卡多與培納羅撒家族的徽章，團體反對她的要求，提出兩個理由：許多的會士參與工程的建造，理當放上修會的徽章；處處放上培納羅撒家族的徽章，會使其他貴族朋友認為，培納羅撒家族已提供超足夠的建造資金，因而撤回他們的奉獻。總之，無論什麼樣的磨擦、來自什麼理由，安納夫人還是繼續給予幫助，堅定地盼望將來安息於此。加爾默羅會的長上們也實現了對她的許諾，帶回聖十字若望的遺體。

「（聖十字若望逝世）九個月後，由於安納夫人獲准移靈至塞谷維亞修院，派人前來打開墓穴，發現聖十字若望屍身完好，彷彿才下葬一般。移靈者不敢輕舉妄動，隨即再次封墓，兩年後才正式將若望的聖身遷至塞谷維亞。安置之前，因民眾的請求，得於聖堂中瞻仰，八天之久，聖身散發香氣，滿堂芬芳，令人稱奇不已，讚美天主。」

綜觀十字若望一生，有三位女士在他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痕跡。首先當然是他聖善有德的母親，在赤貧中扶養他，讓他受到良好的培育，繼而答覆天主的召喚。第二位是聖女大德蘭，影響他畢生投入加爾默羅會的革新重整。第三位就是這位安納夫人，她能透視若望的聖德，敬愛他如同一位聖人，接受他的靈修指導；她也忠誠慷慨地回報，無論從哪方面來看，她真的

有十足的理由得到若望題獻給她《愛的活焰》，她也確實是「非常高貴與虔誠的夫人」。

結 語

深入探索十字若望生命的最後十年，我們不得不對《活焰》書中的字句感動和驚嘆。這些話從他生命流露出來，而這個充滿愛的靈魂就是若望本人，是他毫無保留的自我剖白，也是他生命的最後見證。這部美麗的《活焰》，道盡神人結合的最高境界。關永中教授在本書〈序言〉中稱爲「靈修小百科」，何瑞臣教授說：「它包括若望論及靈修旅途的全部教導」。的確，小小的《活焰》，是若望全部著作的完結篇，寫下了淨化的終點，旅途的終點，甚至也可以說，聖女大德蘭的《靈心城堡》最深的住所是第七重住所，若望的《活焰》則是第八重住所。